



明世宗朱厚熜

赵基◎主编

盛世君王

(下)

远方出版社

名家藏书

盛世君王

明世宗朱厚熜(下)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席慧娟

名家藏书·盛世君王
明世宗朱厚熜(下)

编 著 者	赵基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邯郸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000 千
版 次	2004 年 9 月修订第 2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张	45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 660-X/1·262
总 定 价	960.00 元
本册定价	12.5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在世纪更替，风云变幻之际，中国封建王朝走向了灭亡，与之相伴随的皇帝也成为了历史。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也就是皇帝的历史；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皇帝曾经煊赫两千余年。上起始创“皇帝”名号的秦始皇，下迄末代皇帝溥仪。社会是进步的，皇帝终于被历史的烟云所湮埋。

本套丛书从不同的侧面对历朝历代皇帝及皇后进行了描述，有胸怀壮志的开国之君；有治国有方的盛世之君；还有居于乱世，有心治国而回天乏力的乱世之君，最后却在一帮伶臣的包围下沦为一个昏君；更有命运悲惨，身首异处的末代君王。苏轼曾做过一首词，其中有两句“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后世常拿“高处不胜寒”来形容皇帝的处境，既贴切，又含蓄。这是深通人情、对居高位者的匠心写照，又是身入孤绝之境的无奈何的喟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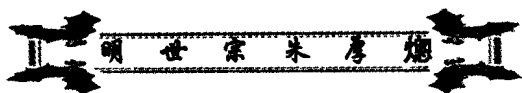
凡为了追猎高位有做皇帝心愿的人在愿望目的达到之后,都免不了“高处不胜寒”的境地,如果以忤刻的心理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则所得到者恐非一个“寒”字了得,所谓不诚无物,则皇帝的遭遇犹如水中之花、镜中之月而已。幸与不幸,可质诸心而不可质诸纷繁之表面。

本书遵于历史,而又用艺术的手法,集知识与趣味于一体。内容充实,改变了以往历史题材书籍的生硬。适于广大中小学生阅读。

编 者

目 录

第六章	严嵩专权·····	(1)
第七章	北抗鞑靼·····	(38)
第八章	南平倭寇·····	(62)
第九章	家庭生活·····	(105)
第十章	晚年政治·····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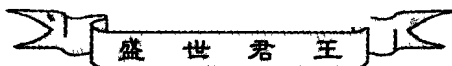


第六章 严嵩专权

严嵩(1480—1569),字惟中,号介谿,又号勉庵,江西袁州府分宜人。他的活动时代是明代中叶,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出仕正德、嘉靖两朝,而以嘉靖朝(1522—1566)为主。作为嘉靖朝的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他前后专权达 20 年之久,炙手可热威震朝野。



严嵩家族在分宜是望族,但是家境并不富裕。他自幼聪慧异常,读书过目成诵,对答常有妙语,而且他素有大志。8 岁就被补为分县宜学博士弟子。19 岁他参加乡试,以诗论中试,考中了举人。26 岁就考中二中进士,接着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深造。庶吉士本来是朝中散官,不预政事。但自从永乐年间施行从翰林



学士中选拔内阁大学士制度之后，翰林院便逐渐成为通向内阁的阶梯，所以严嵩是踌躇满志，叩开了通向公卿之位的大门。不巧的是这时严嵩的祖父去世，他只好返乡丁忧。古代礼制，官吏亲生祖、父辈死后，要解职回家守孝3年。接着严的母亲去世，这样严嵩就在家居礼，一守就是8年。一个热心仕途的人，又值少年得志，却为何能隐居这么长的时间呢？丁忧固然是其中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迫使他收敛一下，以待时机，这也反映了他见风使舵的投机政客的品质。

正德皇帝是个历史上少见的荒淫无道的皇帝，不理朝政，以淫乐为能事。这个时期是明代宦官之祸最为酷烈的时期，先是刘瑾擅权，过了5年，刘瑾被诛之后，又有都督江彬、锦衣卫指挥钱宁等佞倖为虐。朝廷正直之士如马文升、刘大夏等不愿同流合污，纷纷上疏乞退，言官有的被放逐，有的被杀害。严嵩作为一介新科进士，七品官员，如果直言面对，那么横祸马上就来；如果依附投靠，又臭名万年，他既无与奸党争斗的勇气和品质，又保有一般士大夫不愿与阉竖武夫为伍的情绪，只有暂时离开政治斗争的漩涡，归居田野，待时机好转，再出山回朝。这样，既可以躲避灾祸，又可以博得美名，可谓两全齐美，于是严嵩乘丁忧之机，借口养病，在家乡钤山一住就是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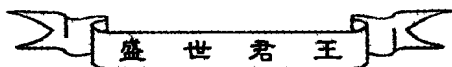
严嵩在家乡8年期间，与文人名士悠游唱和，交相引誉，俨然当时诗坛一秀。他不拘于门户之见，除了结交“前七子”等名士文人外，还与复古派以外的其他名士交结。严嵩隐居钤山，不仅树立了在文化界的重要地位，而且扩大了政治影响，与之交往的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王守仁、崔铣等人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品质清



峻，高风亮节，闻名朝野。严嵩与这些志士仁人交往，似乎自己也成了与邪恶斗争的勇士。这段时间，严嵩还充分利用时间博览群书，从而具备了封建社会高级官员所应具有的文化素养和歌功颂德的高超技能。这段时间，严嵩还受袁州知府的委托，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到九年（公元1514年），纂修了一部《袁州府志》，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

经过这一番韬光养晦，一位恬淡功名，潜心诗书经史的清流形象终于树立起来。不过要是以为严嵩真的是淡泊功名，鄙弃官爵的名士，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他不过是捞取资本、等待时机而已。他把对富贵的热衷掩盖在用“恬淡自持”编织而成的外衣内。当名望已成，社会地位巩固以后，便于正德十一年初回京复职。严嵩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山，除了他对富贵的渴望之外，客观环境对他也有利。这时他声望日高，蜚声海内；朝廷不断下诏催促，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是严嵩会试时的考官，基宏、杨一清、毛纪等朝廷大官也是正直之士，杨廷和与严嵩有座师之情；费与严有桑梓之谊，所以严嵩就选择此时出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已经适应了政治权变，变色龙外衣已经织成。古代历来有“归隐以钓誉”的说法，归隐养名，不失为一条当官的终南捷径。虽然严嵩与以前名士隐居不同，他已有了一定的官职，有了进士出身的显名，但是他这一段隐居钤山的生活，为他日后以柔佞取宠皇帝，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正德皇帝驾崩，结束了他荒淫的一生。皇帝位由在湖北安陆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承，这就是嘉靖皇帝。新皇帝即位，给严嵩仕途带来了光明，而其中第一件事就



是在“大礼议”中，严嵩见风使舵，赞成皇帝的观点，引起皇帝的重视并给予提升，由此逐渐得宠，入阁首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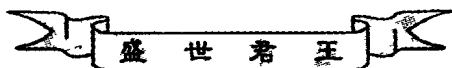
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帝的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继承者；其他皇子为小宗，为旁支，分封为王。但是正德皇帝既未生子立嗣，又无同父兄弟，所以只有选血统较近的兴献王之子朱厚熄。藩王入继帝位，在封建礼仪上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是仅仅继承帝统，还是既继帝统，又继宗统？是仍作生身父母之子，还是过继给正德皇帝、皇后？又如何追尊亲生父母的封号？……举朝上下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规模巨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嘉靖皇帝亲自发动并参与了这场“大礼之议”，争议持续 20 年之久。“大礼议”成了皇帝杨威专权的工具，也成了朝臣互相倾轧的借口。在这场争斗中，嘉靖皇帝先后罢免了杨廷和、毛纪、蒋澄等人，廷杖（就是在朝廷上当场杖打有错误的大臣）死编修王相等 17 人，至于夺职、戍边者，更是多达数百人。

严嵩在重返仕途到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入阁时的 20 多年里，虽然政象纷乱，但他却官运亨通，直线上升，与其他朝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严嵩阴险狡诈、精于权术、善于应变的结果。严嵩揣度时局，认为“礼议”表面上是纯粹的君、父伦理问题，实质上是先朝官僚与新进小臣之间的权力争斗，作为皇族家世枝节，无须凑热闹，与嘉靖皇帝犯难。“大礼议”最激烈时期，严嵩正好在南京做官，而且长达 8 年之久，这就远离了斗争的漩涡中心。但是到了嘉靖十七年（公元 1538 年）六月，嘉靖皇帝欲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享先帝太庙，于是他下诏礼部集议。这时严嵩正是礼部尚书，不得已参与了议论。这是一个相当难于应付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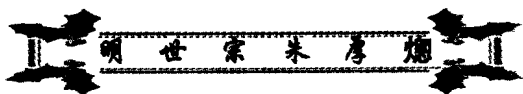
顺从皇帝吧，会招致众怒，被弹劾下台；抗旨不遵吧，失宠罢官的厄运便会降临。严嵩小心谨慎地研究着对策，寻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妙策。他先呈上一份名为《明查秋享大礼议》的模棱两可的奏疏，认为明查配祭，或由皇帝生父配，或由祖宗之功德者配，都由皇帝裁决，至于称宗入庙，不妄加非议。他自认为这样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之意，可以迎合皇帝，不料皇帝对其圆滑的骑墙态度很是不满，令礼部再召集朝廷大臣讨论。皇帝又亲自撰写《明堂或问》一文，要求大臣们迎合附会。侍郎唐胄抗旨力争，被逮捕入狱，削职为民。严嵩吓破了胆，便见风使舵，连忙改变态度，迎合嘉靖皇帝，再上《奉旨议以献皇帝配帝复议》疏，嘉靖皇帝看了很高兴。接着严嵩连日反复思考，计划着如何进一步讨好皇帝，他又呈上《献皇帝称宗大礼议》、《遵照〈御制或问〉献皇帝祔庙文皇帝称祖议》等奉疏，表达自己的忠心。在这些奏疏中，他先是痛骂自己愚昧浅陋，发表了一些不合皇帝心意的意见，接着便对皇上稽古定制的功业以及必须称宗入庙的圣谕大加吹捧，说这是“举百王之旷礼，垂亿代之鸿名”，他还肉麻地把嘉靖皇帝父子比作周文王、周武王，这就把嘉靖皇帝父子奉到了开国之君的地位，使明太祖、太宗也为之失色。他的奏疏还论述了兴献皇帝称宗入庙的合理性，最后提出了具体方案：兴献皇帝与孝宗皇帝是同父兄弟，同为一世，因此，称宗之后，宜尊奉其神主位祔入孝宗之庙，与孝宗同居昭位，而序居穆位的武宗之上。

严嵩令人作呕的阿谀奏疏，使得嘉靖皇帝无比高兴，下令完全照严嵩说的去办理，称宗祔庙于是成定局。至此，持续了17年之久的“大礼之议”达到顶点，而严嵩是这场压轴戏的前台主演。举



行典礼时，严嵩受皇帝命令担任知大礼上册使，连日召对于玄极殿、桂一堂、文华西室，皇帝以“宗伯”（就是礼部尚书）相称，而不呼其名。严嵩为了充分演好这场戏，又别有用心地编造了一篇天人感应的神话。据说，在举行明堂大祭仪式的前三天中午，在太阳周围出现五色云气，按照迷信说法，这是吉祥的征兆。严嵩为讨好皇帝，特地作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赋，对皇上议礼的协德再次肉麻地歌颂一番，他搜肠刮肚，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文学水平和媚上的技巧，从而为大祭之礼制造了热烈而神秘的气氛。嘉靖皇帝本来对祥瑞之贺有特殊爱好，就下令把严嵩的颂词收藏于史馆，并且誉录赏玩。严嵩在这场议礼之争中，博得了嘉靖皇帝的欢心，被赐予白银 100 两，彩帛 400 段，钞钱 4000 贯，另加授太子少保，升一品官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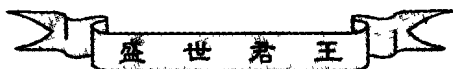
不管在当时和后世，许多人都指出，即使从封建礼仪本身来看，严嵩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但是，促成“称宗入庙”在严嵩的仕途中却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成为他政治生涯的就起点。现在严嵩已经不可动摇地取得了嘉靖皇帝的宠爱，为以后步入内阁，独掌大权打好了基础。这时严嵩已是近 60 岁的人，而且在官场沉浮也达 30 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通过大礼议事件，严嵩更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奉迎皇帝，唯皇帝命令是从，才能得官升官。于是他在以后的仕途中，更是极尽迎合皇帝之能事，同时排挤、打击政敌，扩大权势。



二

嘉靖皇帝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修仙皇帝，他的修仙活动影响了整个嘉靖一朝政治，决定了众多朝臣的荣辱沉浮，严嵩的命运自然也与此息息相关。对于世宗嘉靖皇帝热衷道教，鼓吹道教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是寄托他的强烈追求：幻想长生，妄图永享皇帝的尊荣。他自幼体弱，加之荒淫无度，以致年纪不大，发须已多半变白，精神不振，死亡的恐怖笼罩着他，他自然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神仙的保佑，他迷信神仙，企求益寿延年。二是想借助神权来树立皇帝的权威。他以藩王子弟入继帝统，总是有着一一种难以排除的自卑感和威胁感。为了巩固皇位，强化皇权，他一方面要通过“大礼议”在宗法制度上为自己统治寻找合法依据，同时又通过推崇道教神化自己的皇权。对于臣民来说，“君权神授”的说教有时甚至比暴力更具有威慑力量。由于皇帝推崇道教，道士因此受到特殊的礼遇。道教举行斋醮仪式时需要献给天神奏章表文，一般用骈丽体写成，用红笔写于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又叫“绿章”。嘉靖中期以后，内阁宰相、翰林词臣、朝廷九卿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管理军国政务，而是为皇帝撰写玄文。先后有大臣 90 多人写过青词，侍奉嘉靖皇帝。

严嵩既然已经认定逢迎皇帝，撰写青词自然是十分热心的。



青词、贺表、仙丹，是严嵩藉以升官的又一阶梯，也是他打击政敌所凭借的有力工具，他就是登着这一阶梯由礼部进入内阁，成为明代历史上有名的“青词宰相”的。严嵩还是在作礼部尚书时，就受到恩宠，在便殿受皇帝召对，在西苑侍奉皇帝。嘉靖十八年以前，皇上常住在西苑，从侍诸臣在这里没有固定住处，随召而来。当时严嵩寓居城西四里，就是骑马应召也不方便，为了能够经常接近皇帝，讨好皇帝，他特地在靠近西苑无逸殿的西长安街营建宅第，以便随时召对。后来皇帝命令把西苑无逸展在右厢房改成“直庐”，赐给侍奉大臣居住。从此严嵩日夜守候“直庐”，没有回家体息一次。作为青词专家，他所写的青词令朝廷其他大臣相形见绌。其实，严嵩精心炮制的那些迎神送仙的杰作，只不过是些怪诞迷信之语，奸佞谄谀之词而已，但是他的青词却受皇帝的喜爱，因而不断得到赏赐、升官。

严嵩不仅以玄文邀宠，而且与道师们紧密勾结，对嘉靖皇帝废政修仙的举动给予支持和颂扬。嘉靖十九年八月，皇帝根据道士段朝用的建议，提出由不满5岁的太子监国，以便自己深居秘殿，专心修仙。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要退位，而是以此对国人进行要挟，迫使群臣不敢再反对他玄修。嘉靖皇帝的打算是：既要称帝独揽朝纲，又不亲理国家政务，而只是肆意淫靡，修仙羽化。所以他的监国之议，是试探大臣罢了。果然，此议一出，立即引起一些大臣的争议，嘉靖皇帝是棒打两头。不仅赞成太子监国的指挥同知刘永昌被下狱拷问，就是反对太子监国的太仆寺卿杨最也被当场杖死，惟有严嵩最能领会皇上的真实意图。他既劝阻太子监国之议，又赞成皇帝修仙的活动，以便让皇帝既享亲政美名，又行修



仙之实。严嵩上疏，对皇帝一意玄修、厌倦朝政的昏聩行为曲意庇护，并把朝政过失归罪于大臣们的懒惰与懈怠。严嵩的谄媚与杨最的刚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当众大臣惨遭惩处之时，独有他受到了嘉靖皇帝的嘉奖。

为了表示对皇帝修炼的支持，严嵩还为皇帝的道师兼一真人陶仲文修建豪华的宅第，宣扬扶乩术。这个举动另一方面也拉拢了皇帝身边的亲信，使得严嵩能够更准确、及时地了解皇帝的动向，为更好地迎合嘉靖皇帝作了准备。严嵩主张在皇宫内设坛驱妖，在北部边防线上设坛御敌，在沿海祭神退倭；鼓励四处采集灵芝、银矿石、龙涎香。尤其令人恶心的是，严嵩伙同“尝尿官”顾可学、盛端明之流，为皇帝炮制仙丹，并代为皇帝尝服，以观察效果，鉴定有无毒性。

顾可学是江苏无锡人；担任浙江参议时，因为贪污、盗窃公款而罢官，乡居 20 多年。就是这个因贪污而罢官的人，当看到进献长生药是复官进阶的门路时，便以巨资贿赂严嵩，声称能炼长生奇药。严嵩就把顾推荐给皇帝，顾可学马上被赐予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的高官。嘉靖二十三年（公元 1544 年）初，顾可学进献秋石秘方，就是取童男、童女尿液（即是尿），过滤后，掺加石膏烧炼而成，形状像解盐。名为“秋石”，顾可学声称它性热壮阳，服了后可以长生。嘉靖皇帝得到这个秘方后，十分高兴，特地派钦差到顾家赏赐，顾可学喜出望外，到北京谢恩。为了掩人耳目，皇帝秘密传达圣旨，命令顾可学隐匿于严嵩家中，秘密炼制秋石。这样，严嵩在西苑撰写青词，顾可学在严家炮炼仙丹，二人争相献技，各呈其能。

仙丹炼成后，还得有人尝服其效力。这年 10 月，嘉靖皇帝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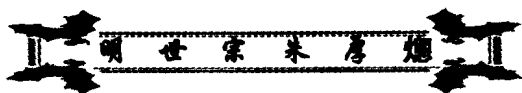
盛世君王

地里谕旨严嵩，说，近获仙方，制成丹粒，依神仙意旨，赐予你服下，这一方面表明皇上对严嵩的宠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严嵩替自己试服，作替身。这时严嵩已年逾古稀，仍然不惜以自己的身体当试验品，为皇帝的修仙效劳，真可算尽忠报主了。但是所谓长生不老，成神升仙，都是悬空臆想，荒诞无稽之谈。可是嘉靖皇帝、严嵩、顾可学一伙却热衷于此，把它作为第一重要的事情，他们演出的一幕幕丑剧在今天听来让人啼笑皆非。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特征之一，就是宰相辅佑皇帝，以相权补充君权。明嘉靖一朝，先后有杨廷和、张璁拜相。后来夏言入阁拜相。严嵩能升任礼部尚书，就是夏的提携，因为严、夏两人是江西同乡。最初，严嵩对夏言是千恩万谢。但随着他受皇帝宠爱日盛一日，便转而以怨报德，窥伺相位的欲望使严嵩不顾夏言当初的提拔之恩了。夏言对严嵩的忘恩负义、谄佞贪贿很是鄙夷憎恶。于是二人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二人性格不同，采取的政治斗争方式自然也各具特色。严嵩要入阁拜相，夏言自然是他的最大障碍，二人为此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争斗。

如果仅是为争夺相位，也就无可议谁优谁劣，孰是孰非。而严的奸佞之处在于，在这场斗争中，他尽情表现出了卑鄙、柔媚的手腕，真可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出卖国家边防的安宁来排挤对手，这就是卖国奸贼的丑恶所在。

夏言入阁以后，日渐傲慢，皇帝不上朝，夏言也常常不赴内阁办公、钦命之事，或拖延，或抵制；所上奏疏密札，经常修改文字，或妄加钦赐印章；还不时以有病为借口请假，实际上并没有病，因为



他没有儿子，所以在家与姬妾拥欢。而严嵩处处表现得谦卑、忠勤。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回京，命令夏言草拟《居守敕》，夏言一拖再拖，以致皇帝无法忍受，大发雷霆，敕令收回所赐银印以及御帖，诏令削其勋阶，以尚书职务退休。这时严嵩乘机落井下石，对夏言进行谗害。在这场争斗中，严嵩既要媚悦皇帝，又不可过早得罪夏言，二者关系之微妙真是不好处理。但严嵩不愧是权奸老手，还在任礼部尚书时，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装得十分谦恭，如同儿子侍奉父亲那样，唯诺奉承。为了麻痹对手，他还写了许多赞美夏言的诗句，颂扬夏言，“殿头鹄立知元辅，争佐唐尧致太平”。他为夏言写的祝寿诗，也算吹奉到家了。

但是，尽管严嵩对夏言表面谦恭逊让，夏言已经看穿了他的为人，越来越鄙视严嵩，对他逐渐冷淡疏远，而严嵩不露声色。为了表示自己的“恭维”，严嵩曾一再置办酒席，邀请夏言赴宴，甚至亲赴相府，跪在夏言面前，诵读请柬，但是夏言总是推辞不去，有时当面答应，到时候又借口他事不去，致使严嵩所备山珍海味全部废弃，并且在狐朋狗友面前难堪。不过，严嵩的阴柔也就表现在这儿，不到时机，绝不下手，即使时机到来，他也不急于攻击，真是老谋深算。

夏言当初对醮斋青词之事也很热心，后来日渐不当一回事了，甚至对皇帝修仙表现出轻慢态度，这为严嵩取代夏言入阁提供了绝好机会。按理，作为皇帝，应头戴翼善皇冠。但嘉靖皇帝因信奉道教，便改戴道士黄冠和香叶巾，并且命令官署雕刻沉香木道士黄冠五顶，分赐给首辅夏言、严嵩等人，命他们戴冠入朝，别人都受赐谢恩，惟独夏言拒不受命，认为这不是人臣法服，不应该戴，嘉靖皇